

祝勇

序跋

记录的是
不如是
对生活有了更深一点的认识。
其实感受。我感谢
姐，我甚至感谢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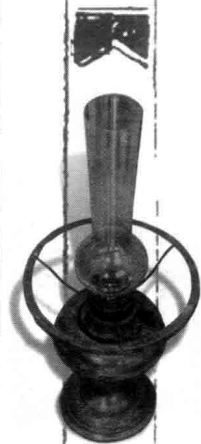
见过一位台湾作家的名片，上面印着一片残叶，它告诉我，许多美丽的事物，本身并不完美。生活就是这样。我的文字也十分的不完美，但我珍爱它们。

一九八五年我十七岁时，经散文家韩少华老师推荐，在《中国教育报》的《朝花》副刊上发表了第一篇散文，从那时起，陆陆续续写了几十万字，也陆陆续续发表在大陆、香港、台湾等地的文艺报刊上。有的文章已经在岁月中散失了，不可再得，有的自己颇不满意，收入本书的，仅是一小部分，而且不难想见其水准也颇为不齐。但这毕竟是我生命中不能忘怀的一部分。

我相信自己有一天会深刻感受到自己这些文字的浅薄，但我绝不会将它拒，不会丢弃它们，如同不会丢弃我生命中每一次流泪，每
然面对这份稚拙。一些貌似宽容的长者对青春的激情、幼稚、感伤与
不屑一顾的神情，那是因为他们「生下来就是成熟的」，「生下来就懂
一样挂在枝头」。在这里我愿意引用我的《古泉新出版社》「校园散



祝勇序跋



古吴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书人文丛序跋小系 / 王稼句主编. —苏州: 古吴轩出版社, 2004.7

ISBN 7-80574-813-6

I. 书… II. 王… III. 序跋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32048 号

责任编辑: 王 放

装帧设计: 周 晨

书人文丛序跋小系·祝勇序跋

主 编: 王稼句

● 出版发行: 古吴轩出版社

地址: 苏州市十梓街 458 号 邮编: 215006

E-mail: gwxcbs@126.com

电话: 0512-65232286 传真: 0512-65233679

- 印 刷: 苏州九方印务有限公司
- 开 本: 880 × 1230 mm 1/32
- 印 张: 4.75
- 版 次: 2004 年 7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 印 数: 1-3000 册
- 书 号: ISBN 7-80574-813-6/G·212
- 定 价: 144.00 元 (8 册)

- 006 • 《与梦相约》后记
- 009 • 《驿路回眸》后记
- 013 • 《祝勇作品集》自序
- 017 • 《改写记忆》自序
- 022 • 《禁欲时期的爱情》自序
- 025 • 《手心手背》自序
- 027 • 《你有权保持沉默》自序
- 029 • 《绝境的地图》自序
- 032 • 《给堕落一个理由》自序
- 034 • 《天堂驿站》自序
- 038 • 《遗址：废墟上的暗示》自序
- 041 • 《凤凰：草鞋下的故乡》自序
- 044 • 《蓝印花布》自序

- 053 • 《重读大师》序
- 058 • 《知识分子应该干什么》序
- 065 • 《我们对于饥饿的态度》序
- 071 • 《对快感的傲慢与偏见》序
- 078 • 《记忆文丛》序
- 081 • 《声音的重量》序
- 085 • 《新锐文丛》后记
- 088 • 《三声文丛》序
- 093 • 《新文人随笔丛书》序

- 102 • 《一个人的排行榜》序
- 137 • 《新散文九人集》序
- 140 • 《台湾经典散文珍藏版》序



1998.2.25

← 高莽先生一边同我说话，一边给我画这幅像。他说的是：“如果美化了本人，被画的人一般都说画得像；如果丑化了，都说不像。”说完便把画像递给我，我说：“真像，真像。”

↓ 一九八三年考入沈阳二中，是一家省重点，每个同学都是强劲对手，但我许多一生的朋友都是在那时结下的。





← 一心想读中文，原打算报考北大，却阴差阳错进了国际关系学院。问招生老师：“有中文系没有？”答曰：“有。”就这样懵里懵懂读了“国关”的中文。中文系最令我尊敬的是训诂学专家陈振寰教授，后来通过陈振寰、沙灵娜夫妇结识了九叶诗人陈敬容。



← 一九九零年大学毕业，下基层锻炼。一段比较暗淡的日子，但写了不少散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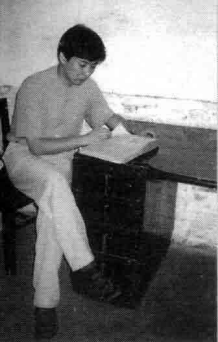
↓ 一九九一年春天在南方。



↓ 一九九一年春上，在奉化溪口蒋氏故里。

↓ 九十年代初，在陕北的沙漠中。满目荒凉，心也荒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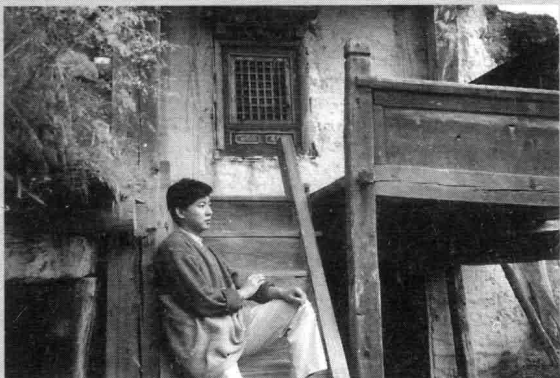




← 在山西太原赵树理的故居翻阅有关赵树理的史料。《改写记忆》曾对这位复杂的知识分子进行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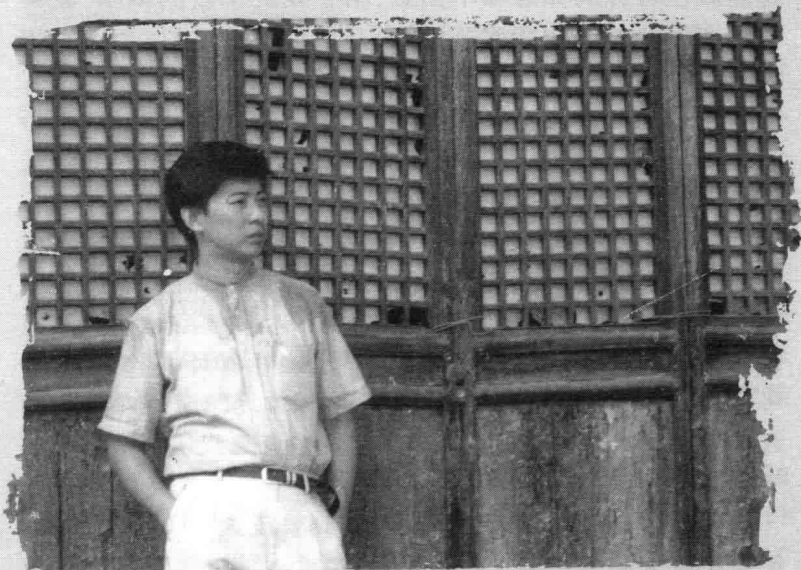
↓ 不知从何时开始，喜欢东游西荡，触摸历史的遗迹，追寻逝去的时光。这是二零零一年初秋，在梦想已久的香格里拉。

↓ 丽江古城。拍照时一个熟悉的身影进入取景框，居然是程青。随行的朋友便为我们拍下这张合影。



→ 一九九四年写了《北京之死》，二零零三年写了《旧宫殿》，此间一直没停止过对这座古老城市的关注。“非典”时期，数度潜入故宫，空空荡荡的太和殿广场回荡着我的喊声：“奉天承运，皇帝诏曰……”

↓ 二零零一年盛夏，在山西一座寺庙门前。





《与梦相约》后记

多少流逝的岁月，如今被压缩成这薄薄的一叠方格纸，呈现在面前了。

我一直是怀着写日记的心情，来写“散文”的。“散文”二字之所以加引号，是因为我至今尚未真正地了解散文，我所记录的，只不过是内心的真实感受。我感谢过去的岁月，感谢以往种种的如意和不如意，给予我的丰富的馈赠，我甚至感谢那些曾经使我痛苦的人，是他们，使我对生活有了更深一点的认识。

见过一位台湾作家的名片，上面印着一片残叶，它告诉我，许多美丽的事物，本身并不完美。生活就是这样。我的文字也十分的不完美，但我珍爱它们。

一九八五年我十七岁时，经散文家韩少华老师推荐，在《中国教育报》的《朝花》副刊上发表了第一篇散文，从那时起，陆陆续续写了几十万字，也陆陆续续发表在大陆、香港、台湾等地的文艺报刊上。有的文章已经在岁月中散失了，不可再得，有的自己颇不满意，收入本书的，仅是一小部分，而且不难想见其水准也颇为不齐。但这毕竟是我生命中不能忘怀的一部分。

我相信自己有一天会深刻感受到自己这些文字的浅薄，但我绝不会将它们付之一炬，不会丢弃它们，如同不会丢弃

與夢相約

祝勇散文



我生命中每一次流泪，每一声欢笑一样。我会坦然面对这份稚拙。一些貌似宽容的长者对青春的激情、幼稚、感伤与迷惘摆出一副不屑一顾的神情，那是因为他们“生下来就是成熟的”，“生下来就像红透的果实一样挂在枝头”。在这里我愿意引用我的朋友西马的一段话：“校园散文是我最纯洁也是最骚动的灵魂的颤栗，是最高贵的诗意的聚现，是我们不含杂质的生命折射出来的最初一抹纯情的阳光。我们无拘无束、不甘寂寞的特性和我们高扬

的个性在散文的天地里自由驰骋，我们一次次的努力只能证明我们对生命的热爱。”青春不仅是生命的一个阶段，它更是一种精神境界。

在这本书行将付梓的时候，我愿把它献给我的爸爸、妈妈，感谢他们给了我生命，并不断给予我生活的勇气；献给许多热心地帮助我的作家、编辑和教师，感谢他们，使我找到了

此生可以维系的事业。

由衷感谢喻丽清前辈为这本不起眼的小书撰写序文；感谢高振宇小姐在赴澳大利亚之前的百忙中特别写下的介绍文章；感谢李晓春大姐，在许多文艺口的出版社都不愿出版个人作品的时候，对我这本小书给予的厚爱和支持。

我会以加倍的努力，来回报所有关心过我的人们。

一九九二年六月十八日 北京



《驿路回眸》后记

写诗的人,叫诗人,写散文的人呢?邵燕祥称其为“散人”,我颇以为然。这里的“散”,除了如邵翁所说,“执笔为文,各有各的行文风格,不相统属,不事仿效,不肯雷同,不愿落入俗套,因此谁也替代不了谁,谁也代表不了谁”(《为〈青橄榄文丛〉序》)以外,具体对于在下而言,由于一向衷情于“大散文”理念,深感游记、感悟、语录、论述、书话、尺牍、笔记,无一不可归入散文家族,加之关注的多样性,使得笔下题目杂芜,难以类聚,每至成书,皆东西南北,不成体系,称其为“散”,实不冤枉。

小说是对“过程”的写照,是缩写的人生,精神流程理应具有一定的系统性;诗歌是诗人瞬间参悟的精神舍利,具有极强的抽象性与偶然性;而散文,则是对生命、自然吉光片羽的捕捉与领悟,文体的优势使得它可以挖掘得很深,又灵活机动,不必过分拘泥于“过程”的束缚,所以说,“散”,非但不是散文的缺点,反而是散文的长处。从沉郁苍莽的文化苦旅到平淡细密的乡语村言,从博古通今的学术小品到绰约含蓄的闺怨忧愁,散文的足迹无所不至;鲁迅痛快淋漓的喜笑怒骂是散文,毛泽东文采跌宕的讲稿、社论又怎么不是散文?王了一幽默机巧的学边闲话是散文,张中晓敏锐深邃的读书札记又怎么不是散文?甚至,当我捧读艰难时世中胡风与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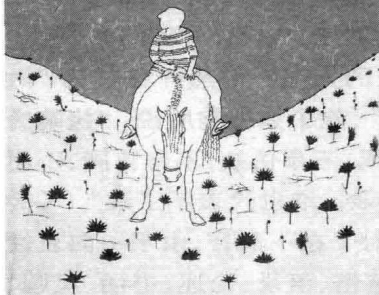
祝勇

著

主编：刘心武

驿路回眸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驿路回眸》，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八月初版。

祝勇序跋

翎的通信，我亦深深感受到了散文那幽丽的灵光。只要思维还在，生命还在，呼吸还在，散文就无所不在。散文的“散”，散得美丽，散得博大。

于是，我这个“散人”，也就释然了。有人说散文本身并不是一个正规项目，而只是诗人与小说家的一个热身项目，它的地位，如亚运会上照顾东南亚国家而设立的“卡巴迪”。这样的说法，如果不是出于对中国散文史的无知，便是对于散文文体的错误认识。搞诗歌与小说的人，许多喜欢在“灵魂休息的间歇”操练散文，如史铁生、贾平凹，但“散人”们，却极少涉猎其他文种。“散人”常专注于中外历史、哲学、文学、社会学等方面的著作，个个修养，使得他们的作品虽散，却更广泛地关注了人类话题，其覆盖面，远远超过其他文体。我仍是喜欢“散人”的散文，如柯灵、董桥、鲍尔吉·原野、苇岸等，他们的作品折射出人文的光辉。

我响应西安贾平凹提出的“大散文”理念，主张散文展现巨大的文化内涵，揭示最深层的智慧与内核。当然，如果大散文仅仅局囿于眼下时髦的文化反思主题，那么它就异化

了,违背了大散文的“大”涵盖。大散文观照的是人类的文化历史氛围与生命氛围,现实的多样性注定了散文表现方式的多样性。

都说散文“形散而神不散”,那么这个“神”在哪里呢?贾平凹在《美文》编辑部午餐桌上的谈话中说:“患病应该诊治,但如今社会上的保健品仍是太多,我们要真正地学《本草纲目》去研治药物,真正地学解剖学去手术肿瘤,而不需要发放那些某某口服液和某某元气袋了。”不管到了哪朝哪代,不论散文“散”到了什么地步,散文都应永远传送灵魂的声音,而不应沦落成沙龙里一种纯技巧性的表演。

“散”与“笼”,是辩证的,不是割裂的。

没有大块的写作时间使我不得不把更多的精力投入散文这种文体的写作,散文的特性适应了我零散写作的需求。当然,起决定作用的还是我对散文本身的挚爱。我的这部散文集成集于拙著《文明的黄昏》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印行之后,展现了我这半年多的心路历程。杂七杂八,有发表于《散文》、《散文百家》、《散文天地》、《中国作家》、《湖南文学》、《当代作家》、《长江文艺》、《鸭绿江》等各地文学刊物的“纯散文”,有发表于《读书》、《文汇报书周报》、《中华读书报》、《博览群书》、《书屋》、《书城》、《书与人》等读书报刊的书评书话,也有发表于首都及各省市报纸的文艺副刊的各类随笔。我要感谢以上报刊主编、编辑们的支持。

在散文圈里,我只能说是一个业馀作者。出版社繁忙的编辑工作,使得我只有在晚上才有可能抽出时间从事写作。当然,夜晚时间,也不完全是自己的。这样写出来东西,难免浮躁,且一遍写成,少有时间修改。但愿今后能沉下来,把自



认为有些价值的文字好好修整一番。

我对文学的投入,使得我的太太忍受了太多的孤寂。我每天黎明即起,骑车近一小时上班,晚上回到家,又躲进小屋成一统,读书写作。待我收卷起满案的书报文稿,她早已沉入梦乡。我把一个温馨的书香世界留给了自己,又把一个充满琐屑的家务世界留给同样嗜书如命的她,我心底的感激与愧疚,不知该怎样述说。

感谢刘心武、林非两位前辈欣然撰序。请林非先生写序时,特别恳请他少些溢美之辞,多提些批评意见,这样,于一位年轻的写作者,或许更有些实际意义。林非先生对拙著的论述,自有其评论家的高度,为我,也为读者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不过,还是留了些情面。愿我今后写得更好,不负文学前辈的期待。

最后,感谢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金文雄先生、总编室主任助理刘跃钊先生、五编部主任王平先生对这本小书的厚爱与支持。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十八日深夜